

世界民族主義思潮來龍去脈

朱 謀

壹、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

討論民族問題的書籍或者論述，充斥坊間。論及民族的涵義，甚為抽象。若就民族主義思潮而論，不能忽略的一個問題，是民族的形成因素。

一六九四年，法蘭西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曾對民族下過一個定義，說「民族是指一群人，在同一地理區域內，同一政治制度之中，同一法律秩序之下，使用相同語言的居民之總稱」（註一）。十九世紀，對於上述定義，似覺不夠滿意，於是就尋找民族形成的說明。一八六三年英儒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著 *The spirit of Wiggism* 一書，說：「民族是在不同的因素影響之下，受原始政治組織、氣候、土地、宗教、法律、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歷史事件及特殊優異公民的性質等因素，逐漸造成的」（註二）。就是 國父所說：「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

法儒雷楠（Ernest Renan 1804-1892）指出凝結民族不同因素，有血統、語言、宗教、地緣、軍事需要、經濟利益等等，並且補充說明，僅有上列因素，不足構成民族，其基本則在於理智與情感層次，他在「甚麼是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 ?* 1882）書中，說「一群人民之成爲一個民族，不是由於共同的語言和血統，而是由於他們對其祖先的

榮辱盛衰、甘苦相共的際遇，有一種共同的追念之情，是由於他們具有在一個國家之中，追念共同生活和傳遞其遺業給後裔的願望」。所以說：「民族是一種生靈感情，一種精神原則……是經過長期歷史的奉獻、犧牲和努力的終極。過去曾經有過共同光榮的歷史事業，現在又有共同的意志，願意集合在一起，創造未來偉大的事業，這是成爲民族的根柢條件」（註三）。

先總統 蔣公在「中國之命運」書中說：「中華民族在自然成長過程中，由於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締造國家。……如有外來侵略的武力，擊破我們國家的防禦，佔據我們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則我們中華民族迫不得已，激於他所受的恥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誓圖恢復，達成其復興的目的」。

綜觀前述，民族意識是民族結合和生存的要件，沒有民族意識的民族將難長久生存，亦不會產生民族主義，就像堆石成牆，沒有水泥凝固，灌水泥爲水壩，沒有鋼筋骨架支撐，倘遇外力，便難抗拒，倒塌崩潰滅亡，在所難免，所以，提倡民族主義者，無不從振奮民族意識着手。民族意識高昂的時期，就是民族主義強盛的時期，歷史上，已經累見不鮮。德國斐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 1762-1814）演講「告德意志國民書」，德國民族自信心便恢復，愛國情操高漲，德意志民族的意識，熾烈燃燒，所以，德國才能奮發重整，雪恥復仇。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蘆溝橋事變，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關頭，先總統 蔣公發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說明：「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的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而且召示國人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同年八月八日，蔣公再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激勵國人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要有最後勝利的信心。

蔣公在「敵乎？友乎？」中說：「日本武力雖強，終不能除盡此……具有充分民族意識的國民，而使全中國帖然服從日本作順民」。

蔣公檢討抗日勝利史實，懇切地說：「用能打敗日本軍閥，獲得最後勝利，這與其說是我們軍隊的優勝，毋寧說是我們民族意識的覺醒」（註四）。

抗戰時期，那股民族正氣，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豪氣，真是足以泣鬼神，震山河。民族意識在強敵侵凌之下，高昂無比，日本軍閥當然要敗北！

從德意志和中華民族兩個例子來看，民族意識是民族免於滅亡和淘汰，復興生存的重要因素，亦是一個民族要能夠綿延流長，長生久存，不可缺少的因素。

因此之故，民族是一群居住在同一地區、語言相通、宗教相容、經濟和政治利益相共的人，而且他們都抱持安危與共、同我類族、同一是非意識，共同意願，追求綿延流長，互謀共同幸福的精神和思想。

一、民族意識

分析民族構成的因素，可分爲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就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裡說：「再講民族的起源，……造成這種民族的原因，概括地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量是血統。……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量是很大的。次大的力量是生活。謀生活的方式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第三大的力量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量。第四個力量是宗教。……第五個力量是風俗習慣。……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結合成種種相同的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

但是，這五種因素，都是可能因素，並不是絕對因素，換言之，並不是具有這五種因素，必定成爲民族。

客觀的因素締造成民族，倘要能夠綿延流長，直到永遠，就得仰賴主觀的因素。沙石需要水泥來凝固，水壩建造的水壩工程，需要鋼筋骨架來支撐，民族意識就是凝固沙石的水泥，就是水壩工程的鋼筋骨架。民族形成以後，經過歷史的洗練，物競天擇地淘汰，茁壯成長，歷久彌堅，於是產生同類族感，伸而張之，成爲民族意識，成爲民族信念。這種意識是「自我意識」(Conscience de soi)，是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ve)，把個人和團體結合在一起，就是一般說的「認同」，或者「共識」。

法儒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曾提出「一般意志」學說，倡導民主政治，使得統治人和被統治人產生共同意志，建立一個共同基本觀念：「國家是我們的」。既然國家是我們的，我們就有保護國家的義務和責任，愛國的情操就油然而生了。同樣地，假如對民族產生同我類族感，就產生「民族就是我」的感情，一旦外侮來侵，就奮起抵抗。個人和民族安危與共，藏諸內心，形之於行動，出於衷忱，是最純潔的情操。這是民族主義的根本，亦是民族賴以結合和生存的要件。外侮愈強烈，民族意識表現得愈高昂。

二、民族主義

談到民族主義的發生，就中國而言，發生得很早，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裡，就說：「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

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到周朝時，已經奠定中華民族融和統一的基礎，在這個時期，以華夏爲主幹，融納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經過融和而成一個大民族，在「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薰陶下，秦皇兼併後，漢皇文治武功，出現秦漢的全盛時代，所以，現在還稱中國人是華人或漢人。

自秦漢迄於南北朝，中華民族又容滙許多新流，例如匈奴、鮮卑氏羌等諸族，而進一步融合成更大的民族，這便是隋唐的盛世，所以，現在海外華人常自稱爲唐人。

自隋唐迄於元末，中華民族又一次再容滙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再融和成一個近代的中華民族，這是明朝盛世。明末滿人入關，又融和在中華民族之中。所以，先總統蔣公在中國之命運書中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是融合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國父亦說：「我們中華民國是由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註五）。

所以，中華民族是由多數宗族融和而成，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融和的動力是文化。中華民族歷次融合，都是民族主義的伸張，民族主義的發揚，把外來的宗族勢力，同化融合，如同江水入海一般。

若談國父的民族主義的發生和演進，根據國父在孫文學說序言中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是因中法戰爭，清廷雖未敗北，但却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遂決心革命。

國父的民族主義觀念的演進，歸納可分爲三個時期：從決心革命到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是爲第一時期。這個時期的民族主義，是以滿清爲對象，傾覆滿清，創建民國以後，始得免於「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亦可免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睥，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既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所

以，這個時期是以爭取國內各民族平等和國際間民族獨立、自由和平等爲目標。

民國成立以後，國父對內的民族政策是五族共和，主張「同心協力，共策國家的進行」。對外關係，則主張以平等爲基礎，與各國發生友好關係，不反對外國在中國的合法利益。民國六年，國父發表「中國存亡問題」，剴切地說明中國外交態度，並且在實業計劃序中，主張「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這是第二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主要主張以國內五族共和，國際間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爲目標。

但是，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在巴黎和會中，民族自決的崇高理想，遭到沒頂，對於正在爭取民族獨立，自強運動的中華民族，具有極大的衝擊和挫折感。而且，在國內，反革命與帝國主義勾結，令人痛惡，國父說：「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徹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爲什麼軍閥有這麼大力量呢？因爲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

所以，國父在這個時期，特別強調民族主義，而且主張反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國父的民族主義理念容後說明。就西方近代民族主義而言，如國父在民報發刊詞中說：「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一四五年，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解脫羅馬帝國的統治，地方封建崩潰，紛紛成立民族國家，民族意識普遍覺醒，民族主義遂勃興。

東羅馬帝國覆亡後，土耳其首建奧圖曼帝國，並出現奧地利、匈牙利、俄羅斯、波蘭、西班牙、挪威、英吉利、法蘭西等民族國家。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中葉，又出現西歐的荷蘭、葡萄牙、及瑞典、丹麥等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興起以外，發生一連串的事件，都足以助長民族主義的高漲，例如，宗教問題，新舊教之爭，歐洲人藉以維持統一的宗教信仰，解體分裂，民族宗教助長民族意識，成爲民族信仰的中心；此外，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及法國競向海外拓植、探險，創造史無前例的大發現世紀，建立民族優越飛揚的精神，亦增加海外殖民地和資源原料的供應，擴張型的民族主義高漲，眞如日正當中。

貳、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

歸納前述中國民族主義發生和演進，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發生和演進的簡要說明，對於民族主義發生的背景，大概可以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民族文化伸張，和平融合的民族主義，一種是反帝國侵略的民族主義。前者發生和演進都是出於自然，如國父所說是自然力造成的，亦如國父說：「那民族主義，却不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絕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種性發出來的人人都是同樣的」。這一類型的民族主義，就是那麼自然。但是，現在大家所談論的民族主義，一般而論，都不是針對這類型的民族主義，而是反帝國侵略的民族主義。這是近代民族主義的特質。我們若欲研究何以產生這類型反帝國侵略的民族主義的背景，簡單地說，就是要先瞭解帝國主義擴張的情形，和被殖民地的民族主義的覺醒。

一、帝國主義之萌芽

十字軍東征和馬可孛羅東遊回去，東方見聞錄出版，開啓西方認識東方的窗扉，羅馬帝國覆亡，西歐民族國家群雄繼起，歐洲文藝復興，東西交通發展，商業勃興，揭起西方近代探險的序幕。土耳其和意大利橫梗東西陸上交通，西歐新興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競向海路發展，其目標都是印度和中國，追求印度恆河畔的黃金，和中國的茶、絲、香料及珠寶。一四八六年地亞士發現非洲南端好望角，葡萄牙人伽馬於一四九八年，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加爾各答，運回大宗香料。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獲西班牙王后依沙泰白資助，率船三艘，航行七十天，到達南美薩爾瓦都，並在古巴、海地等處登陸，翌年返回西班牙。然後八年間，連續航行四次，建立中南美洲基地，創造劃時代的盛舉。一五一九年，葡人麥哲倫，由大西洋繞南美洲，出太平洋，於一五二一年到達菲律賓，雖然不幸爲土人所殺，但其部屬仍繼續西行，經印度繞好望角而歸國，完成第一次環繞世界的壯舉，真是不到印度不罷休。

一連串海上探險，發現美洲新大陸外，亦開啓十六世紀重商主義的新時代，葡萄牙、西班牙都是當時的富強大國，在

商業貿易中，獨佔鰲頭，外加英國、法國、普魯士，以及一五八一脫離西班牙獨立的荷蘭等國，莫不竭力經營東方貿易，開發殖民地，發展工業，擴充軍備，增加船隻，描繪一幅劇烈競爭的國際情勢圖。其目的是在以本國的工業產品輸出，換回各地的珍貴產品和金銀珠寶，充實本國財富和皇室奢侈享用。

在這個時期，幾乎西歐國家都成立東印度公司，作為貿易的先鋒隊。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和法國躍登主要商業大國，在美洲大陸和中南美洲，及非洲沿海地帶，和西、葡發生勢力範圍的衝突。十八世紀末了的二三十年間，英、法、西、葡四大殖民國先後相互爭奪不休，擺出你爭我奪的醜惡局面。

蒸汽機問世，英國的工業水準提升，紡織業及機械業都有長足進步，助長重商主義的資本主義貿易。在北美洲的英、法爭奪中，英國在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中，從法國手中取得北美及加拿大，從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羅里達，英國成一時霸主，號稱日不落國。重商剝削殖民地政策繼續推行，而且變本加厲，帝國主義的面目愈益可憎，民族主義覺醒的序幕開始昇起。

一七六五年，英國頒布印花稅條例，對於北美殖民地加重課稅，波士頓居民於一七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夜晚，襲擊英船，將英貨投沉海底，十三州殖民地人民代表集會費勒特費亞，請求英國政府收回成命，減輕稅負，這是反帝國殖民首難起義。次年七月四日，成立議會，發表獨立宣言，舉華盛頓為獨立軍總司令。法國和西班牙憤巴黎條約失地，出兵援助獨立軍，其他俄、奧、普、丹、瑞等國亦惡英國海軍稱霸，宣布武裝中立，並且精神上支持北美獨立戰爭。一七八三年凡爾賽條約，美利堅合眾國正式獨立。這是近代反帝國殖民主義的春雷，六年以後，法國發生大革命，發布人權宣言，主張個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帝國主義還在繼續擴張跋扈飛揚中，但是，民族解放運動，勃然興起，方興未艾。十九世紀遂成為民族主義運動和帝國主義的對播時期。

二、民族主義的覺醒

十九世紀，產業革命的影響擴大，商品生產過剩，勞工失業嚴重，需要市場推銷產品，亦需要原料補充生產，列強間

競爭益烈，所以，貿易以船堅砲利爲後盾，列強之間，或相互妥協劃定勢力範圍，或彼此競爭相互爭奪，比前期的殖民主義猶見醜陋惡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幸免於列強爭奪的對象。中國則受害最烈。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排山倒海而來，割地賠款，訂關稅、開商埠、借租界、劃勢力範圍，列強聯軍兵臨京畿。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侵略的標準樣本。遠東和中東各地都是列強爭奪的對象。英國首相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和法國總理飛利（Jules Ferry），不但執行帝國政策，而且還提出帝國理論，說「殖民地政策乃是工業政策的產兒。保護貿易的政策若沒有一個完善而積極的殖民政策在旁襄助，就等於一架蒸汽機沒有了安全瓣一樣。……歐洲的消費能力已經飽和了，在地球的他部，我們必產生出一些新的消費者來，不然的話，我們將使社會陷於破產，將預備在二十世紀之初，有一個大變動的社會鎔解」（註六）。

但是，帝國殖民政策，並不能挽救「二十世紀之初，有一個大變動的社會鎔解」。民族意識的覺醒，加速這個社會的鎔解。十九世紀成爲民族主義的世紀，反帝民族主義的浪潮洶湧澎湃，帝國主義加速崩潰。其趨勢發展，誠如瓜熟蒂落一般，不是西方列強執行帝國政策的執行者所能想像及挽救的。

審察帝國的瓦解，大致上有三個波次：西班牙、葡萄牙帝國的衰落是第一波次；俄羅斯、奧匈及奧圖曼帝國的消失是第二波次；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帝國沒落則是第三波次。帝國的衰退就像海水落潮一般，民族主義的浪潮參介其間，形成此起彼落的景象。

自由經濟主義理論是資本主義擴張的逆流。亞當斯密（Adam Smith）主張自由貿易勝於重商主義國家干預的商業經營，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同樣亦認爲殖民地不但沒有益處，而且母國恆須爲殖民地支出鉅額海陸軍費，時有與他國發生戰爭的危險，更使本國政治日趨腐敗。

盧梭的一般意志學說，申論人民被統治和統治的合一性，人是生而自由平等，讓出部份權利交給全體，使個人成爲全體的不可分的一份子。個人的生而自由平等，延伸爲全體的自由平等。所以，殖民國與被殖民國都對於殖民及重商主義的政策行爲，提出懷疑的看法。美國獨立革命成功，法國大革命勝利，分別發表宣言，同樣地強調民權與自由，在政治上，開創一個燦爛光輝的民權世紀，同樣地，給予民族覺醒運動一服振奮劑。盧梭社會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是自我的

主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籍口統治個人，除非獲得他的同意」。後繼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亦主張：「不論居住的國家情況整劣，我們的原則，他們是絕對是自我的主宰，他們具有最高的法律主權，沒有人能合法地侵犯他們的獨立」（註七）。康德更認為：「國家不是財產，是人類的社會，非其本身，沒有任何人有權利統治他們」（註八）。在這陣陣民主思潮衝擊之下，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出現革命、自主、獨立的意識。但是，並不表示帝國殖民主義的擴張從此消聲匿跡，反之，猶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英國、俄國，統一後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等等，成爲新興的帝國殖民者，放肆地向亞洲、非洲及中東地帶拓殖，本文限於篇幅，無法詳述，暫予擱置，而來討論民族主義澎湃的形態。

叁、民族主義澎湃的形態

美國獨立革命成功和法國大革命勝利，配合民主思潮的衝激，給近代社會帶來民族主義覺醒的浪潮。十九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年代裡，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智利、秘魯相繼獨立，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十九不保。巴西亦於一八二二年，脫離葡萄牙自立，顯赫一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開始步入暮途。一八三七年，加拿大也發生革命，成爲大英帝國的自治領。

在歐洲方面，希臘依賴法、英、俄的干預，戰敗土耳其，於一八二七年宣告主權皇國。一八三〇年，比利時脫離荷蘭而獨立，同時還有波蘭對俄國，以及意大利對奧國的獨立運動。德國亦在俾斯麥鐵和血的政策之下，尋求統一，成立德意志聯邦，而且和法國進行一場大戰，一八七一年簽訂法蘭克福條約，奪回阿爾薩斯（Alsace）和勞倫（Lorraine）二地。

這段時期，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但是，帝國主義的氣焰，似乎更盛，濃烟覆蓋了民族主義的火苗，而且民族主義變質，和帝國主義合流，成爲一股新流，稱之爲國家主義，給予國家主義一個醜陋的形象。所以，變成以民族主義爲始，却以帝國侵略爲終結，民族主義的聲浪遂遭湮沒。世人容易體察到的却是十九世紀後葉旺盛的帝國主義波濤。

第一次大戰期間，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點和平計劃，其內容除提倡召開會議談判和平，維持航行自由，廢除關稅

壁壘，裁減軍備，建立廣泛的國際組織外，主要希望以民族自治的原則來解決戰後錯綜複雜的國際問題，獲得公正持久的和平。他建議沿着部族的界線重劃歐洲的地圖，以及自由出海和組織國際聯盟，以維持和平。但是，此舉不但瓦解摧毀同盟國的軍事力量，亦影響到協約國的戰後利益。一個崇高的理想，在自利薰心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顯然難獲回響。

大戰結束，威爾遜到巴黎參加和會，給弱小國家帶來極大的鼓舞，無窮的希望，全世界，除了英法列強外，都沉醉在民族自決的理想中。但是，法國總理克萊蒙素（Georges Clemenceau）諷刺威爾遜說：「甚至連上帝也只以十誠為滿足，但是，威爾遜堅持要十四點！」「路易喬治以為他自己是拿破崙，但是威爾遜以為他自己是耶穌基督」。

巴黎和會中，民族自決原則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和會結束，中國問題由戰敗的德國手中轉交給日本帝國主義手上，導致中國民族主義旺盛覺醒。歐洲的問題，尤其嚴重，捷克斯拉夫脫穎而出，成爲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境內包容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東歐和中歐諸國成爲多民族混合的新興國家，潛伏日後納粹總德國在歐洲進行兼併的藉口。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沒有受到尊重，美國也沒有批准簽訂凡爾賽和約，國際聯盟成爲跛腳的國際組織，對於民族主義思潮沒有實質上的結果，但却如平靜的池水，投下一塊石頭，漣漪波浪盪漾，民族主義的思潮擴散傳衍在弱小被侵略割制的國家人心之中。

民族主義就像海潮一樣，高低起伏不定，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前後，民族主義的獨立運動，才獲得國際普遍的支持，滙爲巨流。但是，仍然受到國際二極分立的限制，民主與極權分離，鐵幕後的民族主義受到強力的壓制，尙難伸張。

分析長達四個世紀以上的民族主義思潮，其思潮澎湃的形態，歸納起來，大約至少可以分爲下列幾種類型：

第一是文化的民族主義：綜合地說，是民族國家的民族覺醒運動，偏重於人道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和平、文化融合的民族主義，主張容忍圖成，共謀民族幸福。

第二是國家的民族主義：推行重商主義，不但在經濟上，保護工業，壟斷貿易，而且擴張國家的威望，只圖自身的強盛，漠視其他弱小國家，甚至以欺凌他國爲榮，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民族主義變質爲新的帝國主義的形態。

第三是收復失土的民族主義：這種類型民族主義介於國家的民族主義與被壓迫的民族主義之間，它既有維護國家光榮的精神，又有不服失土之恥。所以，領導人縱橫國際，不惜以各種條件交換，以達成目標，例如意大利統一運動和德意志統一運動，法國都參與其事，縱橫其間。

第四是被壓迫的民族主義：被帝國殖民壓迫的弱小國家，例如亞洲的中國、印度、埃及、歐洲的波蘭、希臘，和非洲大陸等地，民族主義運動蓬勃興起，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才逐漸獲得真正的解放。他們爭取民族復興，解脫帝國殖民的枷鎖，方式是多樣化的，或作積極地政治鬥爭，直接驅逐殖民勢力，如同埃及、印尼的革命運動；也有付之於暴力抗拒，如同南非及阿爾及利亞的游擊武裝暴動。消極地如印度的不合作主義。在中國，則採用喚起民衆的國民革命運動，一方面消極地抵制帝國主義，一方面自強維新，在政治上建設現代化的民主憲政，在經濟上，建設富強的民生經濟，畢民族、民權、民生革命於一役，不但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追求國際各民族獨立和自由。最崇高的理想是扶弱濟傾，中華民族強盛的時候，不會重蹈覆轍，變成新的帝國主義。

第五是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援用民主政治的理想，引伸爲民族自決理論。民族爲個人之整合，民族自決就如同個人生而自由平等一樣，非獲民族的同意，自由意志的決定，就不應該受他國的宰割。

肆、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異同

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西文中，同用一詞，Nationalism，其譯義和釋詞，已廣見士林，本文限於篇幅，不擬申論。但是，若就兩詞精義要點而言，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合之處甚多，其分野不知是否可以借用：「人之異於禽獸，幾希」，作爲譬喻。

國家之內，必有民族，民族本身，亦必需國家。單元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一旦成立，除非內部民族齟齬不調，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二位一體，已是慣見常例。

若以波蘭爲例，波蘭在十八世紀歷經三次瓜分，雖然不是國家，但是仍舊是一個民族，民族的熱情，永久不會消滅。「他們要求恢復他們的政治組織，好像一個靈魂在尋求肉體以復活生命一樣」。當一個民族受到外國的侵略，其人民受到

外族的宰割，很迅速地激發了民族意識，波蘭人民力圖匡復，是民族主義抑是國家主義，顯然是二合一的振興民族國家的解放運動。

討論近代國家主義，常提到的榜樣案例，是德意志的菲希特，意大利的建國三傑，卡富爾（*Camillo Benso Cavour* 1810-1861），法國的傅立葉（*Alfred Jules Emile Feuillee* 1838-1912）三者，根據這三件案例，很容易說明國家主義產生的背景，和它的功能，致於後來產生不良的後遺症，是否應該歸罪於國家主義，似乎頗值商榷。

一八〇七年，普法戰爭，德意志受拿破崙侵略，大軍壓境，戰敗後，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條件苛刻，史所罕見，全德軍額不得超過四萬二千人，賠款未清償前，法軍有佔領路德要塞之權，當時德國如同亡國，愛國之士，痛國家之慘敗，哀民族之將亡，紛起復國運動。菲希特遂於一八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開始，在柏林發表演講十四場，每週六舉行。當時，柏林尚在法軍佔領之中，菲希特在法軍監視之下，以哲學思想理論闡述德意志民族光榮歷史，激勵民族自信心。菲希特說：「就是諸君應把我們民族看做永遠的民族，吾人本身永遠是國家的公民。同時，並且告訴你們，要用你們教育力量，把真正的對祖國的愛深刻而悠久的鑄印於每個人心」（註九）。德意志國民之國家愛與自信心大增，德國遂告復興。

十九世紀中葉，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中，有三位傑出領導人：加里波的（*Joseph Garibaldi*），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卡富爾。在對奧地利作戰失敗後，卡富爾致力國內自由主義改革，和鄰國簽訂自由貿易條約，改革稅制，並且在外交上，加強和法國聯盟關係。一八五九年，以奧地利為目標，簽訂意法攻守同盟條約，後來，意奧戰爭雖然勝利，却因英國調停，俄皇建議召開協商會議，拿破崙疑懼德意志民族感情，被威脅挑起萊茵二次戰爭，法國軟化，和奧國議和停戰。

嗣經馬志尼組織青年意大利，加里波的領軍征闕，意大利遂告統一。三者思想上，略有區別：加里波的和馬志尼認為自由主義或民主政治是邁向民族自主的必要步驟，而卡富爾認為民族統一自由主義或民主政治必需的前奏（註十）。但是，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統一則如出一轍。

一八七〇年德法戰爭，巴黎被圍，割地求和，正如菲希特時代重演。法國傅立葉倡導國家主義教育，訓練青年，增進民族精神，保衛國家生存，法國亦告復興。

就德、意、法三國民族復興運動而言，三者主張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救亡圖存，焉有訛誤？日後歐洲國際社會，德、法、英、俄等國關係，縱橫捭闔，是否應由國家主義負責？考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差別，在於本質是民主、自由、和平抑極權、擴張、侵略。倘若持有民主、自由、和平之本質，在爭取獲得國際間民族一律平等，獨立為不受欺凌侵略的國家後，不以報復、尋仇為宗旨，能夠扶弱濟傾，使世界上受欺凌的弱小民族都解脫桎梏，和平相處，國家主義焉有不可！

伍、赤色偽民族解放運動

共產主義者亦提倡反對帝國殖民主義。近代共產主義者推行赤色國際民族主義，以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中央政府人民外交委員會和第三國際為司令部，人民外交委員會派遣駐節各國的外交人員是推行赤色民族解放運動的司令官，共黨第三國際各國支部則是執行政策的爪牙。

推行赤色國際民族主義運動有一套完整的策略，分步進行，從無產階級革命，到達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大一統，才告完成。第一步，列寧把全世界民族分為三型（註十一）：第一型被稱為「進步的資產國家」，以西歐和美國為代表，在這些國家裡，「無產階級的任務，是解放被壓迫階級和殖民地」，赤色民族主義者鼓動「進步的資產國家」裡的無產階級勞工，進行階級鬥爭，鬥爭的目標是打倒資本家和嗾使殖民地脫離「資本主義帝國」。第二型，被稱為「有發達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的國家，以東歐和俄國為代表，「無產階級的任務，是使壓迫國家工人和被壓迫國家工人聯合起來做階級鬥爭」。第三型，被稱為「半殖民地國家和殖民地」，以中國、波斯（今伊朗）、土耳其等東方國家為代表，「堅決支援資產階級民主民族解放運動中較革命分子」，鼓勵這些地區的資產階級反抗帝國殖民主義壓迫，並且聯合「壓迫國家的工人」——無產階級——共同進行階級鬥爭。

總括一句話，就是由人民外交委員會和第三國際統一領導，在各國進行各種不同方式的無產階級鬥爭，造成全球性的「無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

第二步，推行全球性的無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以後，假如有勝利的成果，就成立「蘇維埃共和國」。

第三步，在俄國本土成立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中央政府，其他地區，成立之「蘇維埃共和國」都是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中的一邦，歸屬於中央，聽命於聯邦。因此，世界上「蘇維埃共和國」愈多，聯邦就愈大，構成世界大一統的局面，俄羅斯民族就成爲赤色國際民族的中心，蘇維埃的盟主，共黨國際的寨主。

分析「共產黨宣言」、「民族與殖民地提綱」等文件，就明白赤色國際民族主義的真面目了。

「共產黨宣言」發佈於一八四八年，是認識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真面目的重要文件之一。它主張「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宣言第二章「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人」是說明赤色民族主義真相的重心。它說：「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地位只在於：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底鬥爭中，他們始終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級上，他們始終代表着整個運動的利益」。

這一段話，說得很明白，共產黨人在各國從事無產階級鬥爭，只「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根本無視於本民族利益，它是以「整個運動的利益」爲鵠的，所以，反帝國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並不是謀求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利益，相反地，却是以達到以蘇聯爲首的「整個無產階級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爲目的。換句話說，反殖民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以蘇聯利益爲目標的運動。所以，共產黨人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就是無產階級民族主義，無產階級民族主義以俄羅斯民族爲中心。歸根結底，共產黨人所主張的民族主義是以俄羅斯民族爲中心的無產階級民族主義。全世界的民族都要放棄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利益，歸順和隸屬於俄羅斯蘇維埃無產階級民族皇國之下。

宣言更說：「工人無祖國」，它根本不承認無產階級勞工有其自己的祖國，所以才說：「決不能從他們那裡剝奪他們沒有的東西」。

一九二〇年，共黨第三國際召開二全大會，會中討論「民族和殖民地提綱」共十二點，其要點是：

(1)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必然要一方面團結各國先進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面團結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運動。

(2) 必須實行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俄羅斯蘇維埃建立密切的聯盟政策。

(3) 承認聯邦制度是各民族勞動者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必須追求更加緊密的聯邦制同盟。

(4)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要求：第一，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應當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主義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

綜合上述文件內容，很明顯地看出來，共黨第三國際秉承「共產黨宣言」，推行無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將勝利的果實，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然後納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嚴密的中央集權制，將全部國際無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變成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帝國。「緊密的聯邦同盟」只是「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也就是說，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帝國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極終目標。所以，共黨國際章程上規定：「這些共和國的聯邦最終發展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世界聯盟，在國際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統一全人類，其組織一如國家」，是一個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大一統的帝國。它所講的民族主義是俄羅斯無產階級民族主義，在這種條件之下的「一般意志」是俄羅斯民族為中心的民族意志，民族意識是俄羅斯無產階級的民族意識。中共控制下的中華民族變成是附庸，是亡國滅種的順民，是替俄國主子賣命的馬前卒。

中共成立黨的組織迄今六十多年來，並沒有改變它的本質，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信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階級鬥爭。

中共在政策上，尊奉蘇聯為「祖國」，自始至今，永遠不變。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爆發中共和蘇聯對立，相互批鬥，在國際上造成很大的震盪。加上中共善於利用大眾傳播工具，虛張聲勢，以一種強蠻的姿態，不但「反美帝」，而且「反蘇修」，製造假象，中共是一個反帝的民族英雄。還有它「不要褲子」讓人民挨餓製造出來的核子試爆助勢，更使世界上很多人眼花，陷入錯誤。中共和蘇聯互揭瘡疤，只是赫、毛二人都以馬列正統自居，他們彼此說對方不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和實踐者。反過來說，他們都自認是馬列主義的嫡裔，所以，沒有毛澤東的中共，還是要堅持「信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什麼呢？毛澤東思想的代表作就是「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前者第四章，一再說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後者，毛澤東坦白地說：「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面倒」，他說「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他並說：「蘇聯共黨就是我們的最好先生，我們必須向他

們學習」。

中共現在雖然已經不再叫「一面倒」了，但是還「堅持信奉馬列主義」，所以，總而言之，中共自頭至尾信奉馬列主義，效忠蘇維埃祖國，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利益，不論誰當權，那是無關緊要的，鄧、趙、胡體制不是在憲法裡明明白白地列舉着四項堅持嗎？不是努力地在談判中共和蘇聯關係正常化嗎？關係正常化以後，前嫌冰釋，重歸言好，蘇聯和中共豈不又是主奴關係，父子黨了嗎？

自從去年九月中共與英國草簽「香港前途協議聯合聲明」以後，中共在海外大吹大擂「振興中華、熱愛祖國」，大搞其民族主義統戰活動。

其實，中共篡權代表中國，收回港九，並不是中共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成果，而是承受中華民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餘蔭而已。

衆所週知，香港問題包括三個部份：香港本島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英國具有永久立法統治權；九龍半島於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割讓英國；九龍新界地區約佔港九全部面積百分之九十，於一八九八年北京續約租借給英國，租期九十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屆滿，是香港問題的重心。租期屆滿，歸還出租國，理所當然。新界地區租期屆滿，歸還以後，港九彈丸之地，英國倘欲保留，就國際法而言，於法有據，但是基於地理人文條件，英國勢必隨同新界歸還，不再背負這個包袱了。英國與中共簽署「聯合協議」，將香港九龍於租約期滿之日，一併交還，並非中共奮鬥的結果。

國父領導革命，以「驅逐韃虜，振興中華」為號召，臨終遺囑復諄諄叮囑「……廢除不平等條，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國父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寄望十分殷切。先總統 蔣公繼承遺志，亦念茲在茲，北伐期間陸續逐步個別廢除不平等條約，包括收回漢口、九江、天津等地租界。民國十六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正式宣告關稅自主，都獲美、英、法等國接受承認。迨至抗日戰爭期間，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英美等國自動放棄在華特權，簽訂中美、中英平等新約，是為國民革命普遍廢除不平等條約，集其大成。自此，中國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完全解除，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林，相互以平等對待，共同維護世界和平，一致對抗破壞國際和平的侵略者。

不平等條約廢除以後，列強在華特權完全取消，中國失土先後光復，唯獨港九、澳門兩地，基於戰時盟國合作，應英

國邱吉爾之請，任其租期屆滿後歸還中國，中國政府曾於中英平等新約簽訂以後，發表保留聲明，確定僅待租借屆滿，歸還租國。

如今，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國際姑息逆流，邪正不分，澳門當局有意歸還，誤以中共為對手，曾經幾次三番通知中共，中共置之不理，拒不接收，任其繼續停留在殖民地情況下，令人痛惜。香港問題，英國信守承諾，將於九龍新界租期屆滿之日歸還，中共以談判期滿移交問題，有機可乘，玩弄統戰陰謀，假鳳虛凰一番。本來九龍新界租期屆滿之日，港九歸還祖國，是一個普天同慶的大好日子，現在却變成淒風苦雨，昏黯無光，愁雲慘霧，如喪考妣，股市狂瀉，資金外流，港九同胞走避唯恐不及，中共却醜顏自稱民族主義的偉大成就，實在是一大諷刺。

從另一角度來看，既然港九歸還中國，中共篡位竊權代表接收，接收者應該具有絕對主權。換言之，港九歸還以後，如何治理，實施何種政治制度，接收者具有絕對主權，自我決定，這是主權獨立最簡單的道理，何勞英國舊殖民者置喙？何須雙方喋喋不休地談判？更進一步，中共還要受制於英國，聲明放棄共產主義制度，實施「一國兩制」，信誓旦旦地保證：「制定並頒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如此，豈不是完全喪失主權獨立，接受英國舊殖民地者的導演，扮演傀儡戲嗎？中共自動放棄主權獨立，甘心接受他國干涉內政，違背「憲法」明定「堅持共產主義」，中共不是民族主義，倒是共產主義的敗類，民族主義的懦夫！

陸、民族主義的新境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史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三人編導，演出雅爾達和波茨坦兩次會議，使戰後國際社會組成共產極權和民主自由兩極，東西兩大集團對壘的局面。以致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民族主義運動受到嚴重創傷。

二次大戰結束後，德國、韓國、越南和中國，都因前述兩次會議不智安排，深受共黨荼毒之苦。中國首當其衝，蘇俄在日本投降前夕，揮兵佔領中國東北，豢養中共，擴大叛亂，以致中國大陸被赤化，成立「人民共和國」，實施「一面倒

「路線，甘心作爲附庸順民，完全喪失湮沒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已如前節說明。德國和韓國，則受前述兩次會議安排，由蘇俄和英、美、法分區佔領，造成「一國兩制」的分裂狀態，一半奴役，一半自由。越南的命運更是悲慘，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但陷入分裂狀態，而且歷經三十年戰亂以後，終於淪入共黨惡魔統治。被赤化後，其統治之殘暴勝如虎狼，罄竹難書，千萬無辜平民，離鄉背井，投奔自由，成爲海浪孽臣，慘不忍述。共產黨人都是行屍走肉，出賣民族靈魂的走狗！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叛徒。

分析二次大戰後的民族主義運動，試就東西兩大集團實況分別審察：

在民主陣營中，以促進世界和平爲鵠的，鼓勵各殖民地，本於民主、獨立之原則，脫離母國，成爲平等的獨立國家。在亞洲地區，有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錫蘭、阿富汗等國；東南亞的緬甸、寮國、柬埔寨、馬來亞、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島中的印尼、北婆羅洲、沙勞越、汶萊、菲律賓，絡繹獲得更多的自治權或者成爲主權獨立國。大致上，都能符合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在南亞，本身種族派別糾紛和宗教派系不同，外加戰略緩衝地位的重要性，成爲多事之地。中南半島的寮、柬，則受越共影響，亦得不到安寧建設。南洋群島資源豐富，除了新加坡有特殊建設成就外，其他地方都免不了有共黨滲透顛覆之危。就民族主義而言，戰後有相當成果，但是政治進步和經濟建設，顯然還待努力。

中東地區介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宗教複雜，不但有回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三大宗教傾軋，而且宗派紛歧，加上還有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猶太四種不同民族，所以戰亂不斷，難有寧日。雖然民族主義氣燄盛熾，但是帶給當地人民的是禍，而不是福！一九四五年三月在開羅成立的阿拉伯聯盟，其宗旨原本在於加強各國聯繫，維護共同利益，促進合作進步，但是，成立以後，並未發揮如期效果，除了助長該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以外，對於促進和平，繁榮、進步似乎並無成效可言。天賦豐富的石油蘊藏量，掌握國際政治上的法碼，却爲國際經濟創造兩次能源危機，全球經濟受害；人類社會未受其利，反蒙其害，狂盲的民族主義運動當非人類之福。

非洲大陸是英、法、葡、比等國的殖民勢力範圍，二次大戰結束後，變化最大，五十年代以後，都紛紛獨立，成爲主權國，而且都在蘇俄集體入會要脅之下，進入聯合國，不論國家大小，國力強弱，都有一票，主宰國際政局。但是，先天不足，本質上仍舊是落後的封建部落，和殖民地，一時無法改變。獨立以後，政治制度上模仿母國，亦步亦趨，而文化、

經濟則停滯在落後原始階段，難脫「黑暗大陸」之稱，政治不穩定，經濟欠進步，距離安定和繁榮尚有一段遠大的里程。非洲大陸在民族運動激盪之下，可謂熱鬧、活潑、衝動、偏激、有聲有色。一方面具有強烈的反西方運動，不但要爭取獨立，而且誓言要把「西方人趕出非洲」，提出的口號是「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另一方面，又需要西方先進開發國家在經濟、技術上的援助，求援若渴的心態十分明顯，所以，在國際政治社會中，變成是一個若接若離，翻雲覆雨的地區，東西兩大集團都在這個地區裡爭取有利條件。

我國曾在六十年代，本敦睦邦交，濟弱扶傾之旨，實施「先鋒計畫案」，對於非洲國家提供具體的農業技術援助，幫助非洲諸國改良農耕技術，促進民生幸福。後來，隨國際政治態勢變遷，逐漸撤離，非洲諸國失去我國衷誠善意的援助，是最大的損失。現在中共假藉第三世界滲透非洲大陸，加強非洲反西方偽民族運動，應該受到重視。

在共產極權集團中，一方面推行「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要鐵幕內的各民族放棄本民族的民族意識，歸順於羅俄斯蘇維埃無產階級民族皇國之下；一方面則盲目地鼓吹「反美帝」，仇視西方民主國家，緊緊地靠攏蘇俄。但是，在共黨極權統治之下，民族覺醒運動，前仆後繼。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叛離蘇俄，標榜狄托主義開始，一九五三年，史大林死後，俄僑爭權內鬨，附庸國不斷掀起抗暴運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抗暴運動和東德抗暴運動相繼熱烈展開，一時之間，鐵幕融化的希望大增，可惜，美國艾森豪的「解放鐵幕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鐵幕後的抗暴運動，終被蘇俄武力壓平。後來，保加利亞和波蘭亦曾掀起全民抗暴，保加利亞人民並且組織「復國委員會」。「捷克之春」抗暴英雄事蹟傳遍西方社會，大眾傳播媒體競相報導，遺憾地，他們又一次地在蘇俄坦克大砲之下屈服，含淚接受赫魯雪夫在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屆大會上制定的俄共新黨綱，「民族主義損害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共同利益」，被強迫停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般的家庭裡」，放棄本民族的民族主義。

雖然，美國對抗蘇俄擴張侵略政策甚為積極，曾經在艾森豪時代，易「圍堵」為「解放」，改消極為積極，艾森豪會謂：「美國未來的計劃必須並使歐洲被奴役的國家恢復自由，並且使我們能夠享受自由的和真正的選擇他們的政府的權利；對亞洲被奴役的國家亦復如此」（註十一）。杜勒斯則具體地提出最後目標是要「迫使共產帝國的領域退回一九三九年的國境之內（即和德國瓜分波蘭之前的國境之內），即冒戰爭的危險，亦所不惜」（註十二）。

美國的解放政策，要解放所有蘇俄控制的國家，要解放所有被奴役的人民，理想崇高，目標正確，傳燴國際，但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抗暴運動，艾森豪袖手旁觀，坐失解放鐵幕良機，嗣後的東德抗暴，保加利亞抗暴，波蘭抗暴都是得不到外援，而遭扼殺。二十世紀民族主義運動最大的殺手，就是蘇俄共黨。

柒、民族主義的新道路

綜觀前述民族主義思潮演進，五百年來，歷程十分艱辛。民族主義思潮演進，若似滙細流成江河，滾滾東流時，常有決堤爲患，汪洋澤國，泛濫成災，禍害人類。民族主義或者遭受殖民主義壓制，或者遭受資本帝國主義侵蝕，或者蛻化爲擴張、侵略的國家主義，共產主義更是假魂借屍，僞稱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遂迷失正途，得不到正確的傳衍。

「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立刻就於十五世紀末年的各國海洋發展殖民競爭壓制，十七世紀發爲專制主義和殖民的重商主義，十八世紀，幸而出現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民主主義兩大思潮，幫助民族主義的再勃興。「但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後，這種自由放任的趨勢忽然中止，而歐美政治的經濟的浪潮，又回復到一種嚴重的干涉主義的地步，使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帝國主義，直接繼承了十七世紀的商業主義的傳統世界」（註十三）。十九世紀末葉三十年間，這種現象最爲明顯，由放任主義轉變爲干涉主義，由自由主義轉變爲帝國主義。分析起來，「一方面是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積漸強大，一方面是政治的帝國主義之日趨完成」（註十四），因此，民族主義萎縮不張。

由此可見，經濟的自由主義和政治的民主主義，助長民族主義的勃興；反之，經濟的帝國主義和政治的帝國主義遏殺民族主義。

國父生逢歐洲帝國主義囂張，中國深受荼毒之際，最能體認民族主義正確方向，而且深刻體認人類面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中國危機和世界戰禍連綿的根源。所以國父遂倡三民主義，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不但救中國，而且亦救世界和平。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狹隘、擴張、侵略的民族主義，而是自由、和平、民主的民族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是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爲手段，民權思想發達，政府有能，人民有權，權能分工以後，民權大行，民族力量充實，產生對民族的責任心，曉得自己民族的生存要緊；民生幸福，社會安和樂利，民族經濟力量發展，產生對民族的親和力。實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亦是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來充實民族主義的力量，成爲一種對世界負責任的民族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配合民權、民生問題的眞解決，民族主義必定勃興發揚。

尤有進者，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有三大重要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此其一；中國民族自由獨立於世界，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此其二；濟弱扶傾，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此其三。按照此項三大主張，先總統 蔣公在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文中闡析，「民族主義既在要求中國民族之獨立平等，推而廣之，就是要扶助一切弱小民族獲得獨立平等」。國父昭示國人說：「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濟弱扶傾』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者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但促進中國民族團結、獨立、平等，亦促進世界民族獨立、平等，更具備濟弱扶傾的偉大情懷，根絕擴張、侵略的本源，締造世界永久和平，是一般民族主義望塵莫及的最優秀的民族主義。實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二十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的新道路！

附 註

- 註 一：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Paris, Vol. XI, p. 566
- 註 二：同註一。
- 註 三：同註一。
- 註 四：蔣公：國民革命軍第三任務之說明。
- 註 五：國父：三民主義與中國之前途。
- 註 六：譚小荅：帝國主義的理論，刊於帝國主義，台北帕米爾書店編輯，第九七頁。
- 註 七：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Paris, XI, p. 583
- 註 八：同前註。
- 註 九：威渤鯨：中華民族新論，瀋陽，中國文化服務社東北區社印，三十五年四月三版，五二頁。
- 註 十：楊逢泰：民族自決的理論和實際，台北正中，六五年三九頁。
- 註 十一：轉引自史振鼎，現代國際關係，台北幼獅書店，五十一年，三八頁。
- 註 十二：同前註。
- 註 十三：胡漢民，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 註 十四：同前註。